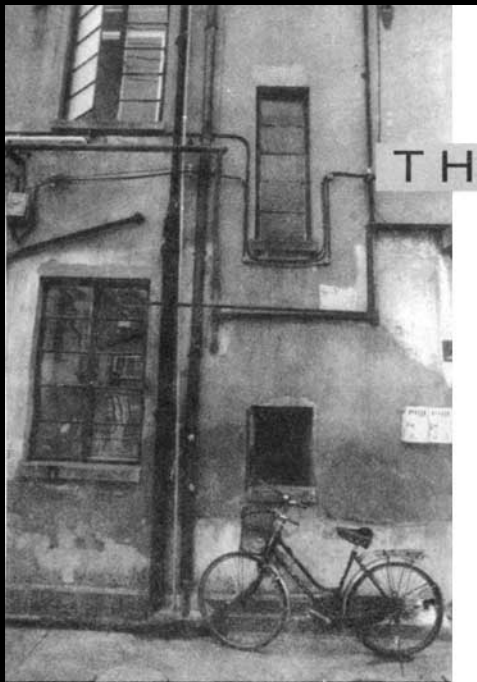


那些飘逝

岁月

LOSE OLD TIMES

□孙丽青



每一张发黄的老照片背后，
都有着一段逝去的故事，珍藏着
许多不为人知的回忆……

面对着这些色彩很少的照片，
不由得让人泛起别样的心情，也许，
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怀旧吧！

留声机、街灯、旗袍——《花样年华》印象

在观看这部电影之前，大多数年轻人对留声机几乎没什么深刻的印象，最多只是认定它是已经远去的那个年代的奢侈品。但现在，当影片中悠扬、动人的旋律响起的时候，我们对留声机的认识早已超越了任何一个时期。

如果说留声机能够记录声音、记录回忆、记录情感，那么《花样年华》就是王家卫的留声机。在影片中，这部留声机不断地播放着五六十年代的老唱片，不断播放着周璇的老歌《花样年华》，不断播放着很奇妙惆怅的爵士乐……这些让我们想起了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。这种歌声总是在影片最关键的时候响起，它往往代替了主人公的语言，那些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奇妙情感，用王家卫的留声机表达起来，却有些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通感。

“花样的年华，……”，当旧式的留声机再次放起那首老歌，缠绵的歌声缭绕在空气中慢慢地远去，记忆的字、缘份的颜色，在眼前一一滑过，还有，那婀娜多姿的旗袍、娴静似水的轮廓、浓郁厚重的色彩，都让人想起那褪不去的花样年华……



“话匣子”、唱片、红尘往事——永远的周璇

柔曼的跳针一圈一圈地转着，偶尔碾到密纹唱片上的细尘之上，扑扑的响，这声音在很久以后只留下“天涯呀 海角 觅呀 觅知音 小妹妹唱歌郎奏琴 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暖呀暖呀”

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家乡呀 北望 泪呀……”沙沙流转的胶片和莺莺燕燕的歌声将思绪拉回到了六七十年前，当初的老上海喜欢叫手摇的木制留声机为“话匣子”，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迷恋周璇的歌声，她的《天涯歌女》、《四季歌》、《莫负的青春》、《永远的微笑》等众多歌曲录制成畅销的唱片，

在大街小巷浅吟低唱。

这个在人间不满四十年的女子，一生拍摄了四十多部影片，演唱了两百余首歌曲，成为三、四十年代蜚声海内外的一代歌星。然而她的身世却始终是个谜，在她身上曾经发生过很多的故事，情感上的挫折、事业上的建树、亲情的煎熬……动乱时代的脚步为她踏出一条曲折的生活道路，无情的社会又使她无法摆脱坎坷的命运……

一段真实的故事，虽然结束了，但总有些什么还在叹息。比如她的歌。

飘逝的记忆、怀旧片断、那些消逝

THE OLD MEMORY
REMINISCE FRACTION
THOSE ELAPSE TIMES

怀旧是世纪末最明显的症候,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就陷入了怀旧的怪圈。兴许是人总有份对旧物的留恋,怀旧总是那么的让人着迷。从罗大佑、唐装、手摇的电话到古镇水乡,很多人习惯于把情感投入到过去的岁月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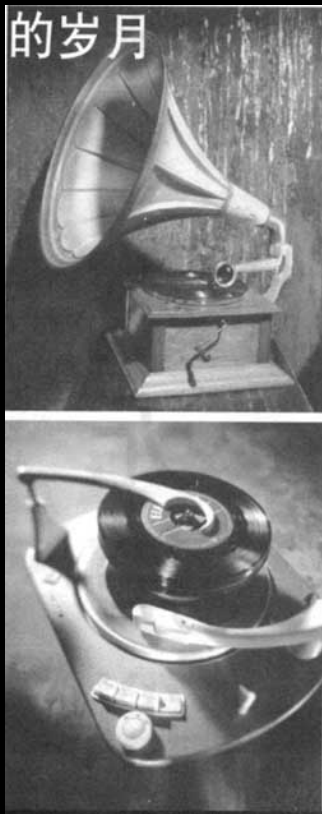
正如我此刻对着罗列在眼前的几张老照片,看着它满怀心事的样子,但不倾诉,只是展示。我感谢对视时它给予我的自由的遐想,如同我喜欢的电影风格。我开始试图找寻有关这台老式留声机的零星故事……

时光倒流七十年,也许这个翘着百合花般喇叭的家伙正摆放在那个有着最精致的生活、流行着最时髦的享受的城市人家的客厅里,骄傲地表现着它的动人“歌喉”,一对对的绅士淑女围着它转着圈儿。围绕着它的还有灯红酒绿,勾心斗角,风花雪月,似梦似幻……

又或许,它会搁在哪位留洋回来的小姐闺房的柜台边,潺潺地流泄出令人沉醉的音乐。在那样一个仲夏的午后,主人推开窗子或是站在阳台上。窗外是光亮着的瓦面、浓郁的法国梧桐、长着苔藓的老樟树枝。找一把低背的老藤椅,捧一本英文小说,倒也惬意。

不知道照片中这台留声机最初的主人现在在哪儿?也许已不在人世,也许仍然白发苍苍的活着,他(她)知道自己曾喜欢的物品被埋在别处吗?他们曾经拥有过,却又失去了……也许当他们又满怀心事的时候,会在记忆中和它相逢,重拾起那段消逝的岁月。

的岁月



后记:

十九世纪末,英商谋得利琴行(行址在南京路外滩)在上海推销留声机及唱片;二十世纪初,主营唱片电影的法国百代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,从此,留声机在上海逐渐普及。

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讲,留声机实在是一个新鲜玩意。于是各大商店门口都会放一台留声机来招徕顾客,婚丧礼仪中借一台留声机,既可以热闹气氛,也可以省去请“小堂名”(旧时的民间演唱班子)所花的钱。1906年出版的《沪江商业市景词留声机器行》中咏:“伶人

歌唱可留声,转动机头万籁生;社会宴宾堪代戏,笙箫锣鼓一齐鸣。”“买得传声器具来,良宵无事快争开;邀朋共听笙歌奏,一曲终时换一回。”

当时,这个没有生产唱片能力的工厂,为了打开中国的留声机及唱片市场,在上世纪初的上海设立录音棚,邀请名伶和演唱戏班进棚录音,将声波灌制成蜡模后,再送国外工厂印制成唱片返回中国销售,民间拥有留声机量的上升又刺激了唱片制造业的发展,1921年上海的百代公司改组为“东方百代”,并在贝当路(今华山路)设厂,直接在中

国生产唱片,1934年,总部设在巴黎的“百代”因经营失利而关闭,全部资产由英商电器音乐实业公司代理,于是其在上海的工厂也改称为“英商上海电器音乐实业公司”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该厂被日军接管,并由“日本蓄音器株式会社”受托代管,战后产权复由原公司收还。1949年,该公司退出上海,1952年改组为中国唱片厂,以后又先后改称上海唱片厂、人民唱片厂,今为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,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、规模最大、技术力量最强的音像制品企业。